

一百章本

清水幻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水幻象/革非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2

ISBN 7-5063-1167-4

I. 清… II. 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0250 号

清水幻象 (上、下卷)

作者: 革 非

注释: 朱世滋

责任编辑: 潘宪立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封面画: 徐川青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835 千

印张: 30.875 插页: 5

印数: 10101—18100

版次: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167-4/I·1155

定价 (上、下卷): 4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 一 章

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儿家就因被男人看到了自家下身的羞处，回到家里，留下一纸遗书，便悬梁自缢了。哪消了一天的工夫，这件旷古以来闻所未闻的奇事，就传遍了四邻八乡，更将一个死气沉沉的商河县城轰动得沸沸扬扬。

这个东风和煦的春末的晚上，商河城里西门大街上柳烟巷内的一座招牌“回春院”的青楼里，几个也或老也或不那么老的男人，一边将一个浓妆艳抹的妓女搂在怀里喝着花酒，一边议论着这桩子奇事。

眼下的这几位，俱算得上是商河县里的人物，早年间也数番在科举场上巴结仕途，终是运交华盖，屡试屡蹶，只搏得了一个“秀才”再无前程。好在“秀才”大小也算得是一份功名，有了身分。也都是富庶人家的子弟，又有府县定时发放的银两津贴，每天早上醒来，不必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世俗琐事恼心，便前前后后地放出了风，说是看透了仕途亡羊^{〔1〕}昏暗，宦海翻覆无常，遂学起上古时候文人骚客中的大贤模样，在书斋里挂起了“无欲则通达，宁静而致远”的对子，每日里只在青楼酒肆恣妓滥饮，酒醒柳下，醉卧花丛，且将岁月

〔1〕 亡羊：《列子·说符》中有“大道以多歧亡羊”之语，说因为岔路多羊迷失了。这里比喻官场复杂多变，让人难以捉摸。

恣意逍遥。

终究是读过圣贤书的文人雅士，纵然青楼行为，也与那般贩夫走卒大不相同。似那一等的粗人俗人，进了花院，也有喝上几杯酒的，总是耐不了多时，早将自家的衣裳先剥了个光净，遂逮住婊子去做床上的快活。床第之间的那一件子男女事，对于商河县的这几位秀才老爷，似乎是末等而又末等的，但凡进了院来，鸨母便满面春风地张罗下一桌酒席，几个花枝招展的姑娘陪着，先唱上几段小曲，秀才老爷们这才将粉面樱唇的婊子搂在怀里，从容不迫地使出斗酒的学问。说是学问，其实不过游戏而已。但只要说是学问，就同游戏有了高雅粗俗之别。时下流行的猜拳击箸之类的酒令，秀才老爷们根本不屑一顾，怕是坏了自家的清名雅誉，他们所遴选的酒令，必在古雅之列。强调“古雅”，亦即并非仅仅属了是一个“古”字的就可入选，“古”、“雅”二者缺一不可。比如“投壶”，他们就不选。所谓投壶，多是在地上置一酒壶，斗酒者围坐在四周，将一根诸如筷子之类的东西投进壶口，投不进的，就要被罚酒。此一酒令不谓不古，据说源于数千年前的上古，不过那时用的壶是青铜的，似乎也不叫做“壶”而是叫做“枋”的，斗酒者所投之物也不是筷子之类而是箭矢。然而秀才老爷们认为，此令古虽则是古了，仍脱不了粗俗的嫌疑，至多也不过是模仿赳赳武夫的伎俩，当然不取。他们所取的酒令，俱以古人的诗文雅作做为基础，且在多半时候是这一回结束时便约定了下一次的酒令及题目，回去以后，各自翻遍古典，专拣那些艰涩冷僻的文字典故，图的是下一回把对方难为得面红耳赤。按他们自己的话，这倒不是为了在几个婊子跟前卖弄学富五车的能耐，为的是给商河的读书人留下一段千秋佳话。此言也似不妄，妇孺皆知的唐伯虎和柳七郎^{〔1〕}，不都是因其青楼风流才得

〔1〕 柳七郎：指北宋词人柳永（1004——1054），他一生仕途不得意，多与妓女流连往返。古代传说与小说戏曲中多称他为柳七。

以传世的么！只可惜商河县里出不了薛涛^{〔1〕}、苏小小^{〔2〕}那一等的青楼花魁、奇优名娼，就算是回春院这个头一等的青楼中的姑娘，也屡屡被秀才老爷们的字字玃珠蒙得晕头胀脑，只好在一旁赔一臉的傻笑，令秀才老爷们大觉扫兴。

尽管如此，秀才老爷们仍然做出了注定要彪炳商河青史的伟业，他们将在花院里创作的诗词哀辑成一本集子，由他们中最为德高望重者题名《风月雅韵》，各人又凑了些银子，竟然真就在一家书社刊印了出来，这不但在商河县，就是在武定府和济南府，也着实闹出了点动静。于是，他们果真的有了许多上古鸿儒大贤的意味，越发的无意仕途，越发的隐没江湖，人也便做得越发风流倜傥潇洒飘逸起来。

天轮无歇，日月匆忙犹白驹过隙，恍如是一个早上醒了过来，大半辈子的幽闲时光都成了南柯梦魇。如今，再到酒席狼藉的三更时分，被嫖冶^{〔3〕}的姑娘们搀扶到铺锦叠绣肉香温磨^{〔4〕}的鸳鸯帐下，尽管永远不老的娘子依旧的酥胸温软，肤若凝脂，秀才老爷们却再也打不起当年一鼓作气已是东方破晓的男人精神，人之将老的悲哀就从那一萎靡之处弥漫周身。也许不该再上青楼？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不止一次地闪过这个念头。让他们自己也感到意外，这个越来越频繁地闪现的念头，不仅没有绊住他们走向青楼的步子，反而把青楼当做星夜归宿的日子越来越频繁起来，且在尚没有被娘子扶到床铺以前的酒席上，恍惚又恢复了好汉当年的意气风发。仍然不仅如此，他们仿佛渐入古今大儒的化界，对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日趋淡漠，“老骥伏枥”，“烈士暮年”的壮志激发出一番又一番的愤世嫉俗，屡屡针砭时弊劲道犹道，每每为世风不古涕泗交零，把身边的小心伺候的姑娘们吓得面面相觑。

〔1〕 薛涛：唐代以诗著名的歌妓。

〔2〕 苏小小：南朝时杭州著名歌妓。

〔3〕 嫖（xiè）冶：举止轻浮。

〔4〕 磨（nún）：香气。

本来，这天晚上他们事先定下的酒令是“射复”^{〔1〕}，题目也是上次定好了的。缘故商河县前不久新上任了一位知县大人，姓谭，官讳通士。历任知县上任之后，总是要约见本县功名在身的诸位士绅的，他们几位，当然在约见之列。也不过是彼此的礼数而已，况且这几位对仕途心灰意冷，故尔对谭知县没多少兴趣，倒是听说知县的娘子是个头一等的绝色美人，不仅生得花容月貌，更有一对小脚裹得极是玲珑精巧，芳龄不过二九韶华，比知县大人年轻了差不多足足一半，于是才定下今晚的题目，各用酒席上一物，“射”谭知县的娘子，其中的两位，已经选中了知县娘子的三寸金莲作为自己的题目，合计好了的，席面上一定要上一道奶汤冬笋，便有了妙不可言的“射复”之物。

哪里料到，商河县偏偏就在今天出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奇女子，虽说这奇女子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妮子。这一帮老秀才们就再也顾不上知县的娘子的三寸金莲是否白嫩果如冬日里出土时折了的嫩笋尖尖儿，半个晚上，围绕着已化作一缕幽魂乘鹤西去的奇女，不知发了多少感慨。

到这会儿，能发的感慨不大离儿的都发尽了，人就有些乏怠，一时闷了下来。早在一旁听腻了“贞妇烈女”的话题的姑娘们相互打了个眼色，趁机偎^{〔2〕}乱了起来，拱进了老秀才们的怀里，兴风作浪。开头，刚刚慷慨激昂过去的秀才老爷们有点抹不下面子的意思，被姑娘们恣意闹了一阵，也就干脆敞了心思。一个婊子遂张狂了性子，肆言谩惑说，那个女儿家才十二三的小妮儿，活鲜鲜娇嫩嫩的，这么死了，实在可惜，何不由哪位老爷梳弄了，也没白费了她托生一回的身子，老爷们也得了珍贵，她也尝了快活，这再去死，岂不两全齐美？婊子们一发地哄笑。秀才老爷们听出婊子的弦外之音，无从发作，借酒蒙住了脸皮，一个先干笑两声，余下的顺梯子下台，跟着放了嘻哈。老鸨

〔1〕 射复：古代酒令之一类，有许多具体形式，其基本方法是隐藏着某物让对方猜，或以一二字隐指某物让对方猜，对方也以一二字暗指此物。

〔2〕 偎（xuān）：轻薄。

在外面听着了里边的嬉笑，挑开门帘瞅了一眼，不由的心花怒放，赶紧张罗人进去把残席撤了，再给老爷们上一桌新鲜菜肴，筛上几壶热酒，一来二去，一晚上就得了两晚上的进帐。待新上的酒菜又成了残席，秀才老爷们纷纷打起了哈欠，姑娘们脸上精心捣饬^{〔1〕}的浓妆出了破绽就显出了倦意疲沓，相互睇着眼色，是该把不中用的老家伙们撵回各自的房里挺尸的时辰了。

就在这会儿，老秀才中最为德高望重的也就是为《风月雅韵》题名的那位，突然从怀里的姑娘裙子底下抽出了手，他把被姑娘温暖的大腿窝焐热了的手掌先是在额上轻轻一拍，然后将干黄的食指伸向房顶，已经昏花了的老眼里闪出几星璀璨，看定了众人，待个个都疑惑地瞅住他时，这才不紧不忙地干咳了一声：“哦呀！老朽总算是明白过来。”说到这儿，便不再言语，而是将面前的那盅残酒“吱”地一声喝了下去。众人就更加地疑惑，却不敢问，遂出了诚惶诚恐的模样，等着他释解玄迷。自称“老朽”者觉得气氛已营造得十分充足了，又一番地巡睃各位：“诸位，还记得前年秋暮时节，城南的清水洼……出的那件异事么？”众人听了，全打一个愣怔，脊背上有了些嗖嗖的冷意，心里却依旧的昏昏然而无从昭昭，只得把自家的脸上对“老朽”深奥精深、玄奇邃密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神态，演示得维妙维肖。“老朽”却不再释迷，让婊子将他扶起来，揽着婊子的膀子，踉跄着蹒跚的步履上楼去了。剩下的人便大眼瞪小眼，而后便相互回避各自的尴尬模样。多亏青楼姑娘们的精明，一个个地由婊子扶着离了席。遗憾的是直到第二天晌午头里，在鸳鸯帐下的温柔乡里醒了醉梦，仍旧想不明白，前年秋暮清水洼的那桩子异事与眼下的这个十三岁的奇女子究竟的关系。

商河古称“麦丘”，远在战国，就已载于史。县城位于山东济南府以北，过黄河百十里光景。现在的黄河，是明朝初年最后一次泛滥之

〔1〕 捣饬（dǎo chì）：方言，修饰，打扮。

后的新河道，此次改道以前，黄河凡经山东入海，几次故道总在其时商河县城南北，最多也不过几十里远近。商河之所以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麦丘，就与黄河有关。其时，黄河肆虐无常，每当泛滥之际，一片浊波汪洋，经年不退，只有些土丘侥幸高出水面些许，为求生计，农夫们只得在土丘上种麦子，“麦丘”便因此得名。据说，至汉朝时候，有一位叫刘滴的官员为解黎民于倒悬，在如今的商河城北的黄河故道疏浚河床，大兴水利，百姓感其恩，遂将此河命名为“滴河”，此后麦丘因水得名“滴河”。也不知又到了哪朝哪代，又出了一个留不下姓名的官员，说是接了皇上的旨意，为了把山东丰厚的物产运往京城，动用民伕无数，历时几番寒冬，将滴河再度湮没^{〔1〕}拓宽。此后，百姓们便把号称“铁底铜堤”的“滴河”改叫了“皇粮河”。一条大河总不能只为皇上一家运粮载物，河面上的商船日益多了起来，作为水陆码头的“滴河县”也便日渐繁荣，南北商贾、达官贵人、江南名妓乃至公子王孙你来我往，潜移默化之间，“皇粮河”也便叫做了“商河”，而“滴河县”也就“商河县”了。

出了一桩异事的城南的清水洼，与商河县的变迁密切相关。当初刘滴大人治理河患的第二年，在如今的县城正南三里多路，出了这片方圆足有十来里水面的清水洼。单说这清水洼本身就够得上一奇。这是个死水湾，四面无堤，既无来水补充之源，亦无去水的泄洪之道。而在刘滴治水后的风风雨雨的两千多年间，赤地千里的大旱之岁，湾里的水绝不会干涸；阴雨连绵的大涝之年，湾中的清水也不会四溢泛滥。一年之内，除非岁寒冰封，终日水色粼粼，波光潋潋，春秋两季，引得候鸟从天而落，嬉戏水上数日方恋恋而去。商河的百姓们说，这是刘滴大人的在天之灵庇佑着商河的黎民众生。为了报答刘滴大人，亦不知是何年何月，商河百姓在清水洼北岸立了供奉刘滴神位的庙宇，曰“水神庙”，年年岁岁，恒钉^{〔2〕}供品丰盛，香火缭绕不绝。

〔1〕 湮没（yuè xié）：疏通水道。

〔2〕 恒钉（dòu dīng）：食物堆叠的样子，也用来比喻文辞堆砌。

最先目睹了前年秋末发生在清水洼的异事的人，是个住在城里的农夫，六十来岁的一个庄稼老汉。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秋末，地里的活计歇了，正是辛苦忙碌了一年的庄户人发懒的时节，甭管是年老的年少的，哪个不愿意在暖和的被窝里多睡上一个时辰。偏这老汉有个习惯，每天赶早起来，到城南的大路上拾粪。济南府到武定府的逵衢官道从商河经过，头天傍晚，从济南府和武定府两边过来的大车都要在商河城过夜，拉车的大牲口一路子落下不少的粪。除非是病得爬不动，不待天麻麻亮，这老汉一准起身，怕在被窝里稍一耽搁，路上的粪让别的起早的给拾了去。昨天晚上临睡下之前，老汉专门跑到车马店看了的，过夜的大车不少，路上的粪也一准的比往常多，一夜就在炕上辗转，起了个绝早，背起粪筐出了城南门。路上的牲口粪并不如他想象得那么多，不知不觉，到了清水洼，拾的粪还不到半筐。老汉就有些沮丧，合计着是哪一个赶在了他前面，顺口出了几个很恶毒的字眼将人家咒了几遍，觉着了累，卸下肩上的粪筐，摸出烟荷包，要抽一袋烟。这时，他眼前的清水洼还是迷漫着一层白蒙蒙的水汽，一派阒寂。等他装上一袋烟，含进嘴里，拿出了燧石、火镰和火纸，正要用火镰在打火石上打出的火星引燃火纸，雾气溟溟的清水洼上突然一片光亮。老汉吓得一个哆嗦，打火石和火纸掉在地上，右手无觉地握着火镰，直瞪着眼，眯睁着眼前景象的奇幻。

只见清水洼上的雾霭渐渐散退，一处热闹的市井活生生地出现在水面上，街道两旁楼台高耸，店铺林立，街面上也有各色人等，却是只见其形，不闻其声。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雾气重新聚拢，光亮也渐渐晦黯，等老汉回过神来，眼前仍旧是迷漫着一层水气的清水洼，嘴里叼着的烟袋也不知何时掉到地上。老汉好像做了亏心事，偷偷摸摸地四下里看了看，一边是清水洼，一边是旷荡的田野，中间坦荡荡一条大道，大道边上立着孤零零的他。老汉蓦地怕了，“嗵”地跪在地上，朝着北岸“水神庙”的方向，“咚咚”磕了几个响头，顾不上捡他的烟袋和打火石，背

起粪筐，三步并作两步，一路的鸺鸺^{〔1〕}疾奔踣踣^{〔2〕}碎跑，扑进了家门，一屁股跌坐到石墩子上，只剩了呼呼的喘。老汉把这事在心里憋了大半天，到了过晌午，再也憋不住，到了家门对面的小酒肆，就着几粒五香花生米，灌下了四两老白干，借着晕乎乎的酒力，对几个老哥们儿把早上的事吐了出来。几个老哥们儿听了，并不相信，反倒笑他。旁边的人听了，凑上前来，问他所见情景的细节末叶，偏他一点也说不上来，人们就笑得愈加厉害。三说两说，他自己也迷糊了，莫不是年岁老了，看花了眼。当夜回家睡下，不再为这事心神不宁。

偏就有那好事的，把这事口接口地传了出去，约上了几个人，第二天也起上一个大早，将信将疑却又提心吊胆地等在清水洼边上。约莫又到了老汉说的那个时辰，雾气蒙蒙的清水洼的水面上果然又是一片光亮，一处景象出现在这几人的眼前。不过，这一番的情景与老汉前一天所见有所不同，不如老汉说的那般热闹，大约是一条流经城里的河，两岸皆青石砌就，一路灰砖灰瓦白墙的房舍，两三条小船悠悠在河心荡过，几个年轻的女子在岸边洗衣。这几个还没老汉的胆子，个个趑趄得魂不附体，瘫在水边。

如此便不得了儿了。到第三天早上，清水洼边上的人成了百上了千，仍旧是那个时辰，另一番不同于前两天的情景准时出现。一个商河县城就轰轰地炸了，天不亮人们就从城门里涌了出去；四乡的甚至是邻县的百姓们听了信，扶老挈幼，从前一天晚上就等候在清水洼边上。那时候，谭知县尚未牧政商河，他前边的那任知县也带着娘子 and 子民们一起候在清水洼岸边。

整整十天里，每到那个时辰，十里水面上都准时现出奇异的情景，却是每天都一样，或是热闹的市井，或是小桥流水，也或是公侯府邸，也或是酒肆青楼。然而，尽管每日的具体情景有所不同，但在诸多的不同之中的相同之处，每个亲眼目睹的人，都看了个分明。这头

〔1〕 鸺鸺：快，急速。

〔2〕 踣（sù）踣：脚步紧碎。

一个的分明，那里面的世界，断然不是商河！要么繁华都市，必是何等的气宇轩昂，壮丽恢弘，其街道无不宽广敞阔，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楼宇亭阁，鳞次栉比，峥嵘轩峻；要么水榭歌台，轻歌曼舞，廊回路转，天色波光；要么青山绿水，风光旖旎，曲径通幽，逖邈^{〔1〕}飘渺，忽见深山古刹，庙堂巍峨，金光流溢；要么小桥流水，碧水滢洄，三两落日荷锄，把盏问月，逸志闲情！如此这般的万千景色，遑言是商河县里寻不出来，即便是游历过济南府的，也说那号称“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一省之首府，若比起这其中的情景，不过仅仅一二而已。这第二个分明，那里边的世界，决非是如今的大清朝，不看别的，单看里面的人物衣着打扮，尤其是其中的妇人，多是发髻高峨，衣饰华丽，还不单是一个华丽能了得的！里面的时令大半是夏日景象，女子的衣着薄如蝉翼而无袂，罗裳轻柔飘漫，皆半袒酥胸，玉臂磊落，即便是在街面之上，丝毫不也避讳摩肩接踵的男人，朗朗嬉笑如常，款款落落地一路走去，裙裾颺屑^{〔2〕}，毕现了的体态婀娜，美艳无限。只把个清水洼边上的妇人娘们儿看得醋意浩荡，酸气冲天，男人爷们儿一个个大张着下巴，目瞪口呆！更要他们瞠眼^{〔3〕}如痴的是那些女人的脚，穷极老少，个个的天足天然，绝寻不出一对三寸金莲！其中一天，那些年轻的女人们跣足河边的绿茵，起初还是追逐耍闹，后来便撩起裙子坐在河边，沐发濯足，好不欢快；再接下去，不知因着一个什么样的缘由，一群女人们竟然下到水里嬉闹起来，相互戏水攻击，无忌无讳，皆将裙子高高地裹起，一条条丰腴瑛润、雪白如玉的大腿，在清澈的水面上晃来晃去；仍然并不罢休，嬉闹了一阵，裳裙俱已湿透，索性将外面的尽数脱了去，仅留下薄丝软绫的绮罗内衣，扑进水里，待出水时，丰乳圆臀晰晰可见，美仑美奂的女人们上岸将衣裳抱了，去了一片猗猗翠林之后，把湿透了的内衣尽数脱了，周身无

〔1〕 逖 (tì) 邈：深远。

〔2〕 颺 (piè) 屑：衣裙飘舞。

〔3〕 瞠 (lín) 眼：瞪着眼睛看。

掩，裸体程身，纤毫毕现丝丝，曠隱^{〔1〕}历历可数，绝无矫情羞涩之态，依旧相互笑闹，无不艳若出水芙蓉，个个腴美雪肤，秀色夺人，直把外面的人们耀得头晕目眩。

在清水注观看了几日的那帮名清誉雅的秀才老爷们终于忍不住了，说这是鬼域的妖术，俯张^{〔2〕}为幻，企图蛊惑人心。本来，他们对时下当政商河的知县大人是根本不以为然的，这位知县大人的官印不是在科举场上搏的，是拿银子买来的，要说读书人痛恨之至的，就属这一等的“捐官”。但眼下清高的秀才老爷们顾不上那么许多，肯切求见知县老大人，激昂慷慨，痛切陈词，如今已是伦纲倾圮，世风江河日下，人心不古，若再受了鬼域妖魅迷惑，只怕是人欲横流，男盗女娼，必将天下大乱失义^{〔3〕}，要求知县大人布告子民，并在清水注沿岸布兵把守，除非官员士绅不可前去考究探研，严禁百姓人等聚众观看。

这件异事，终于惊动了城北栗家集上望家寨里望府的望守拙望老太爷。

刚好是第十天的早上，县衙的衙役在紧靠大道的清水注边上辟出好大的一片场子，铺上一块猩红的氍毹，正中安置一把太师椅，内场是一群彪形的望府家丁护卫，常服打扮的望老太爷端坐其中，身边另有数人相陪。平日里颐指气使威风八面的知县大人，这一会儿不现一点的县太爷架势，毕恭毕敬地陪在一旁，不时小心翼翼地觑着望老太爷的脸色点头哈腰，阿谀贡笑。本来下边还置着一把椅子，望老太爷是让他坐的，知县赶紧赔一脸的笑，说他还是站着合适，望老太爷也就不再勉强。

远处的人群里有外县来的，见官服顶带的一县之首对一个老爷子

〔1〕 曠(zé)隐：曠，精微，深奥。曠隐，隐秘。

〔2〕 俯(zhōu)张：欺骗，伪造。

〔3〕 义(yì)：安定。

如此的奴才架势，就弄不懂。旁边的商河人听了，夸耀起来，知道他老人家是谁么？说别说是是一个小小的知县老爷，比知县官高三品的武定府知府大人怎么样，上任之初，也得先到他老人家的府上投帖子拜谒参见，要不然，就别想在武定府坐得住那把椅子。外县人听了，憬悟过来，莫非这就是望守拙老太爷？“呔！好大胆！”本县人喝了一声，望老太爷的名讳也是你这东西能叫的？见外县人唯唯，本县人倍添了精神，说是先不说望老太爷，单说栗家集上望家寨的望府，方圆几百里地，哪个不知道？要说望老太爷，甭说是什么济南府的武定府的知府大人，就是山东的巡抚老爷、藩台大人，又能怎么样？他这边正乔张卖弄，水面上忽然一派皓色夺人，眩眩通明耀眼，登时噤了声。雾气散尽，人们祈盼了许久的景象如期而至。

雾气重聚之时，望守拙老太爷对着翘首以待的知县及候在外围的各色人物，沉思良久，一字未吐。知县将望老太爷迎迓至县衙小憩，奉上茶来，遂将迩来肆虐于市井的种种流言蜚语、诟谇谣谚以及那帮子老秀才的痛切陈词、偃蹇^{〔1〕}言论，摭拾择要简述，然后说：“下官学识浅薄，栴昧昏昏，惶惶然而不知所措，求老世翁不吝赐教，指点迷津，商河百姓万幸。”望老太爷闭目捋髯，沉吟有时，轻轻地舒了口气，起身踱了几步，徐徐而道：“综日前之所闻，依今日之所睹，鬼域蛊惑一说，断不足取。”亦步亦趋的知县听了，顿时松了口气。望老太爷坐回椅子上，略呷一口茶，续道：“其中景象，绝非魍魅妖术，魍魉幻象。不过……海市蜃楼也未可知。然而，细观其中万种千般景象，皆是泱泱风范，昌明隆盛，堂堂煌煌；察其人物服饰举止，无不落拓不羁，大方坦荡。再考其种种习俗细节，也就不难判断，此乃大唐盛世的诸般影像无疑。”知县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惊道：“下官蒙昧！老世翁说这是……是大唐朝时候的影像？”望老太爷淡淡一笑，随即叹道：“但凡读过几本书的，看破这一点，不是什么难事。我泱泱中华帝国，上下数千年，袞袞百代，直到当今我朝大清，其间，虽也不乏明主盛

〔1〕 偃蹇（chán zhòu）：烦恼。

世，然而，若论千秋第一盛世，仍非大唐莫属。只是……”又沉吟俄尔，微微摇首，复道：“盛世影像，幻现于此时此地，必有所讖所兆，是凶是吉，是枯是祸，倒叫人捉摸不透了。”

望老太爷走后，知县即将依然在县衙的桎梏⁽¹⁾之外等候着的士绅们请进来，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和意图，郑重宣布，清水注的幻象是大唐盛世的影像，乃是上天兆示我大清朝的美好前程，当即吩咐布告百姓，同时上报山东巡抚衙门，请求上奏朝廷，给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圣上报喜。士绅之间，也有不敢苟同者，特别是那帮曾经痛切陈言的老秀才们，不过也明白，关于大唐影像的定论，断然不是出自知县大人的那点见识，考虑到望老太爷，也就三缄其口了。

知县大人发了告示，四乡的百姓定下心来，黎明时分涌向清水注的人们遂加倍踊跃。岂料，清水注从此再无幻像显示。也有不死心的，无奈日复一日，到落了头一场雪，清晨的清水注终于回复了往日的寂寞，只是水神庙的香火比之往日又旺了许多，供案上的烩饬也越加丰盛。

此后不久，就有童谣四处传唱：

清水注，幻唐像；

幻唐像，清水湾。

(1) 桎梏 (bì gù)：古代官衙前拦挡行人的木制防护。

第二章

商河县男男女女的人们，将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儿家前无古人的事迹，轰轰烈烈地议论了多些日子以后，好像才猛地思想了回来，那个小小的女儿家自殒的究竟的原因，居然一个人说的是一个模样。若将每个人嘴里说出来的汇总起来，他们商河县在那一天出了何止是十个、八个的奇女，就是千儿八百的也不止呢！还不光是关于那个小女儿家的事迹传得各式各样，即便她到底家住何方、姓什名什，也是十个人嘴里就有十个结果。于是，人们有了疑惑，他们甚至怀疑了，就凭我们这么一个商河县，果然的能出上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女儿么？也就在这个前后，由于一个没料到的缘由，谭知县在衙门前张了告示，告示不但证实了商河县确实出了这样的一个奇女子，而且人们从中得知，这位芳名是叫做望冷冷的女儿家是一位小姐，说是十三岁了，这一年刚好是她的头一个本命年，也就是说，冷冷小姐在这世上仅仅活了十二个周年。“你道这望冷冷小姐是哪一家的小姐？”人们相互审查对方消息的确切，接着就不问自答：这个小小年纪的女儿家，原本是望家寨中望府的望老太爷的孙女。于是，一个商河县便再一次地轰轰烈烈了。

人们知道了望冷冷是望府的小姐，仍不罢休，进一步地打探，又得知了小小年纪的冷冷小姐并不是望老太爷的嫡亲孙女，尽管如此，却也是他老人家堂兄弟的孙女。明白之余，发了感慨，若不是望府，若不是望老太爷，怎么能教化出这一等的小姐！同时，商河县的人们由

此得知，望冷冷小姐做出那番事迹的真正原因，与那些林林总总的以讹传讹大相径庭，望府的这位小姐的死，竟是由于栗家集的一个再粗俗毒劣〔1〕不过的男人。于是，心善的人们对一个栗家集都存了芥蒂。栗家集的人们因此背上了黑锅，无论是到了哪村哪镇，只要让人知道了他们是栗家集的，就免不了被追着问个不休，说不定还要被人讥消责骂一番。开始，栗家集的人还反复地作着解释，时候长了，也就木了，人嘴两张皮，随他们说去。

栗家集和望家寨与商河县城隔河相对。出县城北门不过一里多路，便是两千多年前刘滴大人治理的那条河，也就是起初是“滴河”、后来是“皇粮河”、最后是“商河”的那条大河。河北岸即是栗家集和望家寨。从外面看，望家寨和栗家集是联为一体的大镇子，一周圈比县城的城墙还要高大壮观的围墙，更有雉堞起伏，敌楼威严。由于镇南墙紧临商河，故只有东、西、北三面正门，耸立着三座巍峨森严的谯楼，西门上写有“望家寨”，北门是“日月星”三字，东门则是一“日送波海”石匾。只有进了镇子，才知道望家寨和栗家集原是两个天下，只是借着一条贯穿东西两门的街道将其联为一体。

望家寨在镇子的西半部，“寨”内是两千数百间连绵一片的青砖青瓦的豪华宅邸，其中耸立着二十几座气势轩嵬的楼房，这便是商河县里人人称道、闻名遐迩的望府。望府因祖上的功名，七层泰山青石的高台阶大门正开，门楼飞檐之下悬挂着书有“三世卿门”的御敕金字横匾，两边的门柱上是一副楹联：

蒙皇恩三元进士邸第

秉祖训世代耕读人家

正门两侧又各开两扇偏门，门两边坐着两头巨大的石狮子。望府

〔1〕 毒 (ai) 劣：品行不端正。

门外虽有一宽阔的广场，平日里除望府客人停在门外的华轿驹马〔1〕，绝少行人，偶尔有一两位，也是不敢稍做逗遛，偷着睃一眼望府的气势，低下头去匆匆忙忙赶路。

同属一镇的栗家集，与望家寨景观绝不相同。栗家集不但其规模要比望家寨大得多，人口更是多出数倍，且比之商河县城，这里亦是更为繁华热闹的集市，商贾众多，廛市〔2〕店铺栉比，酒肆青旗留客下马，青楼花院的大红灯笼彻夜不熄。每当五天一次的集市，四乡及县城的人们涌了来，一个栗家集便熙熙攘攘。栗家集和望家寨东、西门外，各有一个码头过渡商河。望家寨西门外的码头，专为望氏家族和官员过渡所用。栗家集东门外的码头，则是个纯商业化的平民码头，与那一边的冷清相对，这边整日里繁忙不断。黎民百姓们到栗家集和望家寨共同组成的这个大镇子，多不是去望家寨，从西边来的也多是绕行北门，即便从西门而入，也是为了到栗家集这边，时间久了，人们把这镇子叫做栗家集，而将望家寨称为栗家集上的望家寨了。

其实栗家集的人再清楚不过，被人们传成了奇女的望冷冷，实际上已算不得是望府里的小姐。冷冷小姐的爷爷，虽说与如今望府当家的望守拙老太爷是堂兄弟，但在她爷爷那一辈上已经把家败了，到了她父亲的这一代，家境越发的每况愈下，仗着望守拙的关照，他们一家才在望府的一处偏宅里得了个安身之处。要依着望氏家族的规矩，甭管你是什么人，凡败了家的，就该从望府赶了出去，住到望家寨西南角上去了。望家寨西南角上这片房子，也有青砖到顶略有些模样的庭院瓦房，亦不乏泥墙泥顶的土屋。要说这片房子里住的，都不是什么外人，和望府里的主子本是一个祖宗，也说不上何年何月他们成了穷人，要不然就是从来也不曾富过，反正如今一样，都是靠给望府当家人或者靠望府的接济巴结日子。

望府的规矩到底有多大，外人不太清楚，但望府的小姐从来是足

〔1〕 驹马：肥壮的马。

〔2〕 廛（chán）市：街市上的房屋。